

影

英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

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

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

子醇乎醇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

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

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

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

原天集卷第十一

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
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
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
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
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
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
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
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揚誠齋曰道德之實非
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
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
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

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
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
乃欲超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
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
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德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
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
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
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
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
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
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
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有字或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

小者非天小也

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罪云尸子曰井中視星所

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彼以煦煦

爲仁

音煦

了了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

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

凡吾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

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

周道衰孔

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

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
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齊梁魏隋
閣杭本云南舉晉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
梁北舉魏隋也

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

墨則入于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

奴之主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入

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

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

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

諸本嘗下有師之字

不惟舉之

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
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
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

或無字

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

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

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

通或作同

爲之醫

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

壹或

作湮或作堙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壺集韻音咽壺鬱不得

泄也平入聲通用湮與壺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壺吉凶在壺中不得

泄也卽今之氤氲字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

爲之政以率其

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

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

守之

或無權衡字非是

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

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

剖或作倍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

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

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致之或作致其非是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下

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今其法曰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

所以爲聖一也

有名下或雖字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

有事下或雖字

今其

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

爲飲之之易也

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

傳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

尹彥明曰介甫謂退

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

韓子不能至是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
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

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

書易春秋

文或作書或作教

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果蔬

或作蔬或作果

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

或無而字而下

其或無字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

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

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

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

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今按曰斯道

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

謂之道也又或無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

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

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

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荀
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論公

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天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

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

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

斤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
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
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
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
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
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
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
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鬼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

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
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
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
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
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
之或未詳。孟子言人性善荀
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
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

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說
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
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
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
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
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
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
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
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
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
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
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
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
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
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
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
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言
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